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思仪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5)

摘要: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5;F270.7;F832.51;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3)14-0066-07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代价就是高污染和高消耗,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也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的高质量发展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多数研究集中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企业是市场中、微观经济发展的最小组织,也是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指在企业日常的运营和发展中,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快速适应新环境,调整企业现有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主体的数字技术作用日益凸显。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宏观上的应用体现在能够使得相关部门实时采集和了解宏观经济的运用数据,掌握市场走向,来形成更科学的判断,适当地提供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2]。在微观上,推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深入融合,近些年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飞速猛进,在企业内部管理和运用中运用数字平台,构建透明化和一体化的平台体系,改变企业的生产运营方式,提高内部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

背景下,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依托数字技术,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改变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搭建精准高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在企业内部形成严格、及时、精准的财务信息平台,对已有的信息和数据发挥其最大价值,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实时有效的决策支持^[3],确保企业在市场中能够站稳脚跟,来推动企业长期高质量和稳定的发展。因此,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本文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企业的发展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有: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总结和进一步拓展分析。②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衡量指标,虽然其相关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其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研究较少。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入手,对数字化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推理和分析。③进一步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了数字技术的引入对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当前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是依托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简称ABCD)的底层技术,对内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相结合^[4],对外将企业、消费者、供应商和

收稿日期:2023-03-27

作者简介:李思仪(1998—),女,河南周口人,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

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从而创造更新颖、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5]。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载体,企业的自身特点也是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以往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的约束下,国内资本市场存在资本配置不合理和高风险的问题,制约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传统的扩张方式和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使得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兴起,突破了传统体系的瓶颈,扩大了线上线下服务范围,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6]。具体来看,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使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7],现代技术使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都成为生产要素,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8],从而可以有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产业链的协同效应,能够拓宽合作空间,使企业快速学习到新技术、新的发展模式,通过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分配实现价值再造,推动整体产业链的效率提升^[9]。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目标是捕获增长和提升价值,其直接效果表现为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0],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从企业内部来看,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信息系统需要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够及时地提供信息才能够使得企业找准自身在市场中所处的正确定位^[11],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使用者进行分析,改善信息使用环境,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12];从微观层面来看,会计信息质量能够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缓解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约束等,为企业创造出更大商业价值,因此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企业提高发展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13]。

数字要素是新一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具有及时性、规模经济、可再生性和强渗透性的特点^[12]。数字化转型在财务领域是对会计的信息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进行创新,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14]。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企业数字化发展能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增强财务风险稳定性、提高决策效用和优化资产配

置^[15]。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0—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提高样本的数据质量,能够准确地反映数字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样本进一步处理:①剔除 ST、*ST、终止上市和暂停上市的公司,仅保留正常上市公司的样本;②剔除缺失值;③剔除金融业、保险业上市公司。共获得 18 395 个观测值,数字化转型为 Python 提取关键词频,其余变量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排除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分位的双侧缩尾处理。研究结果采用 stata17 处理得到,所有回归结果都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现有文献中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不一,有学者采用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or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表现、多项指标进行层次分析及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为更好地得到有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闫俊周等^[16]的研究方法,采用 Levinsohn 和 Petrin 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简称 LP 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目前对数字化转型衡量的方式有文本分析法和无形资产占比法。为了更客观地衡量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影响,借鉴吴非等^[4]的研究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关键词频,用 Python 对所公开的年报进行提取并整理,得到相应的文本词频。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对其加 1 取对数,作为衡量数字化转型的指标。

2.2.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本身无法量化,所以只能通过找替代变量来进行度量。国内外众多学者使用应计利润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即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参考马春光^[17]的研究,选取修正后的 Jones 模型,来更好地衡量盈余管理水平。对其取绝对值($|DA|$), $|DA|$ 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2.4 控制变量

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成长性(Growth)、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独立董事比例(Indep)及股权集中度(Top1)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Ind)和年份(Year)。具体变量衡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具体变量衡量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	TEP_LP	LP法测算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ital	词频加1取对数
中介变量	会计信息质量	DA	DA绝对值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公司成长性	Growth	(本期营业总收入—上期营业总收入)/上期营业总收入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数量/董事规模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行业 & 年度	Ind&Year	行业 & 年度虚拟变量

2.3 模型构建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构建模型(1)作为基准回归模型:

$$\begin{aligned} \text{TEP_LP}_{it} = & \alpha_0 + \alpha_1 \text{Digital}_{it} + \alpha_2 \text{Size}_{it} + \\ & \alpha_3 \text{Lev}_{it} + \alpha_4 \text{Growth}_{it} + \alpha_5 \text{Roa}_{it} + \alpha_6 \text{Indep}_{it} + \\ & \alpha_7 \text{Top1}_{it} + \text{Year}_t + \text{Ind}_i + \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参考温忠麟等^[18]提出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构建模型(2)和模型(3):

$$\begin{aligned} |DA|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Digital}_{it} + \beta_2 \text{Size}_{it} + \\ & \beta_3 \text{Lev}_{it} + \beta_4 \text{Growth}_{it} + \beta_5 \text{Roa}_{it} + \beta_6 \text{Indep}_{it} + \\ & \beta_7 \text{Top1}_{it} + \text{Year}_t + \text{Ind}_i + \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2)$$

$$\begin{aligned} \text{TEP_LP}_{it} = & \gamma_0 + \gamma_1 \text{Digital}_{it} + \gamma_2 |DA|_{it} + \\ & \gamma_3 \text{Size}_{it} + \gamma_4 \text{Lev}_{it} + \gamma_5 \text{Growth}_{it} + \gamma_6 \text{Roa}_{it} + \\ & \gamma_7 \text{Indep}_{it} + \gamma_8 \text{Top1}_{it} + \text{Year}_t + \text{Ind}_i + \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式中: α_0 为常数项; α_1 为主效应的系数,其正负代表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alpha_2 \sim \alpha_6$ 是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型中,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β_0 为数字化对会计信息质量常数项; β_1 为数字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负关系; $\beta_2 \sim \beta_6$ 为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模型中,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γ_0 为加入会计信息质量后的常数项;

γ_1 为考虑中介效应后数字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 $\gamma_2 \sim \gamma_8$ 为考虑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型中,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i 为企业, t 为年份, ϵ 为残差项。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全要素生产率(TEP_LP)的平均值为8.363,中位数为8.257,两者数值较为接近,表明选取的样本数据呈现正态分布。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306,表明样本之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差距较大,样本包含范围较广。会计信息质量(|DA|)最大值为3.646,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123,说明样本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个体差异较大,但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发生违规操纵行为的事件较少。从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公司规模(Size)最大值为26.398,最小值为19.525,标准差为1.237,表明各样本公司之间差距较小。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40.7%,中位数为40%,总体上较为合理。其他控制变量公司成长性(Growth)和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差异较大,这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大环境相关。独立董事占比(Indep)的均值为37.5%,和我国对上市公司的规定,即独立董事不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1/3相一致。股权集中度(Top1)最大值为72.8%,最小值为9.9%,说明股权集中度较高且差异较大,大股东的决策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且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值均小于10,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按照前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做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行业和年份,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回归过程中进行了公司层面的聚类处理,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第(1)列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系数为0.0494,且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调整后的 R^2 为0.730。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能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及时调整经营方式,提升内部经营效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VIF
TEP_LP	18 395	8.363	1.008	5.427	12.805	8.257	—
Digitai	18 395	1.409	1.415	0.000	6.306	1.099	1.56
DA	18 395	0.042	0.123	0.000	3.646	0.022	1.07
Size	18 395	22.150	1.237	19.525	26.398	21.964	1.73
Lev	18 395	0.407	0.193	0.035	0.909	0.400	1.83
Growth	18 395	0.166	0.371	-0.660	4.330	0.111	1.14
Roa	18 395	0.042	0.063	-0.398	0.244	0.041	1.32
Indep	18 395	0.375	0.053	0.273	0.600	0.353	1.02
Top1	18 395	0.343	0.142	0.099	0.728	0.322	1.10

表 3 主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TFP_LP	DA	TFP_LP
Digitai	0.049 4*** (7.259 2)	-0.004 2*** (-5.551 4)	0.048 7*** (7.142 5)
DA			-0.148 9*** (-4.577 8)
Size	0.587 1*** (64.1168)	-0.004 0*** (-4.470 4)	0.586 5*** (64.105 5)
Lev	0.855 8*** (14.171 6)	0.021 9*** (3.603 5)	0.859 1*** (14.249 2)
Growth	0.119 8*** (8.033 5)	0.035 0*** (4.438 3)	0.125 0*** (8.446 9)
Roa	2.299 9*** (17.020 8)	-0.075 7*** (-4.623 1)	2.288 6*** (16.982 3)
Indep	-0.274 2* (-1.903 2)	-0.013 3 (-0.857 0)	-0.276 2* (-1.917 5)
Top1	0.212 3*** (3.335 6)	0.013 6* (1.940 5)	0.214 3*** (3.369 1)
Constant	-5.306 5*** (-25.212 9)	0.115 7*** (6.059 4)	-5.289 3*** (-25.166 2)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18 395	18 395	18 395
调整后的 R ²	0.730	0.367	0.730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的 t 值;*,**、*** 分别代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率,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公司规模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规模越大,有足够的资金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升,促进企业可持续的、更高质量的发展。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性 & 总资产净利润率,都是公司财务方面的指标,均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要提升公司内部资金的配置效率。独立董事占比与高质量发展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占比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目前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会导致企业决策出现分歧,而独立董事制度在国内并不够成熟,很多企业独立董事仅仅挂名,没有实质

性的决策权和监督作用。假设 1 得以验证。

表 3 第(2)列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结果。会计信息质量是用可操纵性应利利润的绝对值衡量,其值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由表 3 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信息的有效利用,能够减少企业的非稳健的财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表 3 第(3)列是“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中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企业发展的质量越高,起正向推动作用。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系数为 0.048 7,仍旧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信息质量,完善内部经营链条,均衡内部资源分配,推动企业更高质量的发展。假设 2 得以验证。

3.3 异质性检验

3.3.1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分别进行检验。如表 4 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通过了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分别为 0.081 1 和 0.039 6,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更为显著。其可能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中,需要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拥有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资源优势,能够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保护等方式,来应对不稳定的环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收益,在数字化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时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在贯彻落实数字化发展时,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国有企业会面临在长期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成本过高、融资渠道窄且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等困难,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3.3.2 基于治理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借鉴周茜等^[19]的做法,选取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机构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制度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7 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用主成分分析法中得到的第一主成分来反映公司治理水平。对该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选取其中位数为界限,分为高治理水平组和低治理水平组进行对比。公司治理水平受到企业管理层决策的影响,其

水平高低也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前景,较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正确做出决策,及时改变自身发展战略,适应市场变化,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分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高治理水平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好地体现决策的有效作用。因此,企业应当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推动企业发展。

3.3.3 基于融资约束的异质性检验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数字化对企业的影响也会随之不同。企业的融资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融资成本较低的企业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能够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金支出以及应对可能面临的转型风险,更利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高质量的发展是从以盈利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盈利和质量双结合的发展模式,更需要资金的长期支持。选取SA指数(Hadlock & Pierce构建的融资约束指数)绝对值,按照其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融资约束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

质性影响,结果如表4第(5)列和第(6)列所示。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低融资约束组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低融资约束的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资金链支撑数字设施的建设,且能够在较长的周期内支撑转型发展。

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减少测量偏误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以下两种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参考何帆和刘红霞^[20]的研究,查询并计算上市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有关数字化转型的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DT_inta),并以该比例作为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替代变量。

2)更换被解释变量(TFP_LP)。参考闫俊周等^[16]、张志元和马永凡^[20]的做法,选择Olley-Pake和Wooldridge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简称OP法和GMM法)来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以这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进行检验后结果和前文相一致,为本文的理论和假设进一步提供了实证支撑。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高融资	国企	非国企	低治理	高治理	低融资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Digital	0.081 1*** (5.560 3)	0.039 6*** (5.335 4)	0.037 2*** (4.470 1)	0.062 9*** (6.354 6)	0.050 9*** (6.107 4)	0.044 6*** (4.823 2)
DA	-0.165 8*** (-3.157 4)	-0.140 8*** (-3.525 2)	-0.131 3*** (-3.779 2)	-0.175 0*** (-3.355 2)	-0.155 7*** (-4.429 1)	-0.131 4*** (-2.716 6)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 854	12 541	8 718	9 677	10 014	8 381
调整后的 R ²	0.741	0.687	0.659	0.729	0.784	0.639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的t值;*、**、***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控制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当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大量文献也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面对国内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构建发展新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数字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TFP_LP	TFP_OP	TFP_GMM
DT_inta	0.334 7*** (5.897 8)		
Digital		0.013 4** (2.022 1)	0.066 0*** (8.207 8)
Control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18 346	18 395	18 395
调整后的 R ²	0.730	0.613	0.359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性标准误下的t值;*、**、***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控制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通过进一步检验得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及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实证结果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证明该假设是有效的。在机制分析中,引入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经过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越显著。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企业带来新的冲击和发展机遇。完善企业的战略管理、风险控制及有效信息处理对大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数字平台的建立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重复投入、交叉职能所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建立初期,企业在信息技术和基础建设方面都投入了较大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颠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及销售各个环节,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第二,会计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着中介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来推动企业发展,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给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给内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其内在的推动作用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的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些企业在初期的建设和投入中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在内部快速适应转型带来的改变。因此,企业的发展战略应该结合自身的经营处境来进行适当的调整。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不同的维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5.2 政策建议

第一,提供有利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一方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指引和支持,而企业数字建设也需要充足的资金和长期的投资。国家应优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框架,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加快构建数字技术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治理体系,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关键,也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不仅要促进数字经济的建设,也要完善数字化相关的市场监管体系,创造高效、公平的数字经济环境,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动能。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效的数据管理体系。把握现有市场中数字经济的红利,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长期的底层支撑,为企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借助数字化转型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顺应新时代的潮流,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际抓好机遇,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经济的强劲动能。另一方面,企业应当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促进数字技术和企业实际运营有效结合,使大数据创造的价值充分发挥,维护企业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雄飞.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经济问题, 2023, 523(3): 94-101.
- [2] 郑琼洁, 曹劲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逻辑及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326(1): 95-102.
- [3] 王超, 曹艳蓉. 财务管理转型升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262(3): 99-100.
- [4]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 10.
- [5] XUE F, ZHAO X, TAN 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oundary spanning,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J].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22(1): 1-16.
- [6] XIE H, WEN J, WANG X. Digital financ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financing constraints perspective[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2): 15333.
- [7] 杜传忠, 张远.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1(2): 41-51.
- [8] 李向阳, 陈佳毅, 范玲.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 经济问题, 2022, 517(9): 34-40.
- [9] 赵燕. 数字化转型、战略资源匹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财会月刊, 2022, 936(20): 62-69.
- [10] ZHOU L, XIA Q, SUN H, et al.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s trade sustainability [J]. Sustainability, 2023, 15(5): 4014.
- [11] VOKSHI B N, KRASNIQI X F. Rol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importance for its users[J]. Enterprise Research Innovation, 2017, 3(1): 276-283.
- [12] 张焰朝, 卜君.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 257(2): 41-51.
- [13] 李荣锦, 高曹蕊. 会计信息质量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 会计之友, 2023(3): 1-8.

- [14] LIU J. Mode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zatio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digital twin[J].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2022(10):1-11.
- [15] 胡秀群, 韩思为, 翁秀磊.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效应[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0(5):169-179.
- [16] 闫俊周, 杜梦阁, 齐念念.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6):161-166.
- [17] 马春光. 风险投资参与、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融资效率[J]. 财会通讯, 2019(21):15-18.
- [18]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614-620.
- [19] 周茜, 许晓芳, 陆正飞. 去杠杆, 究竟谁更积极与稳妥? [J]. 管理世界, 2020, 36(8):127-148.
- [20] 何帆, 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 2019, 302(4):137-148.
- [21] 张志元, 马永凡. 金融改革如何助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J]. 当代财经, 2022, 457(12):64-74.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LI Si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samples were selected from 2010 to 2020, and fixed effect and mesmeric effect model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nies with high levels of governance, low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a greater driving effect. The mechanism path test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mediary effect